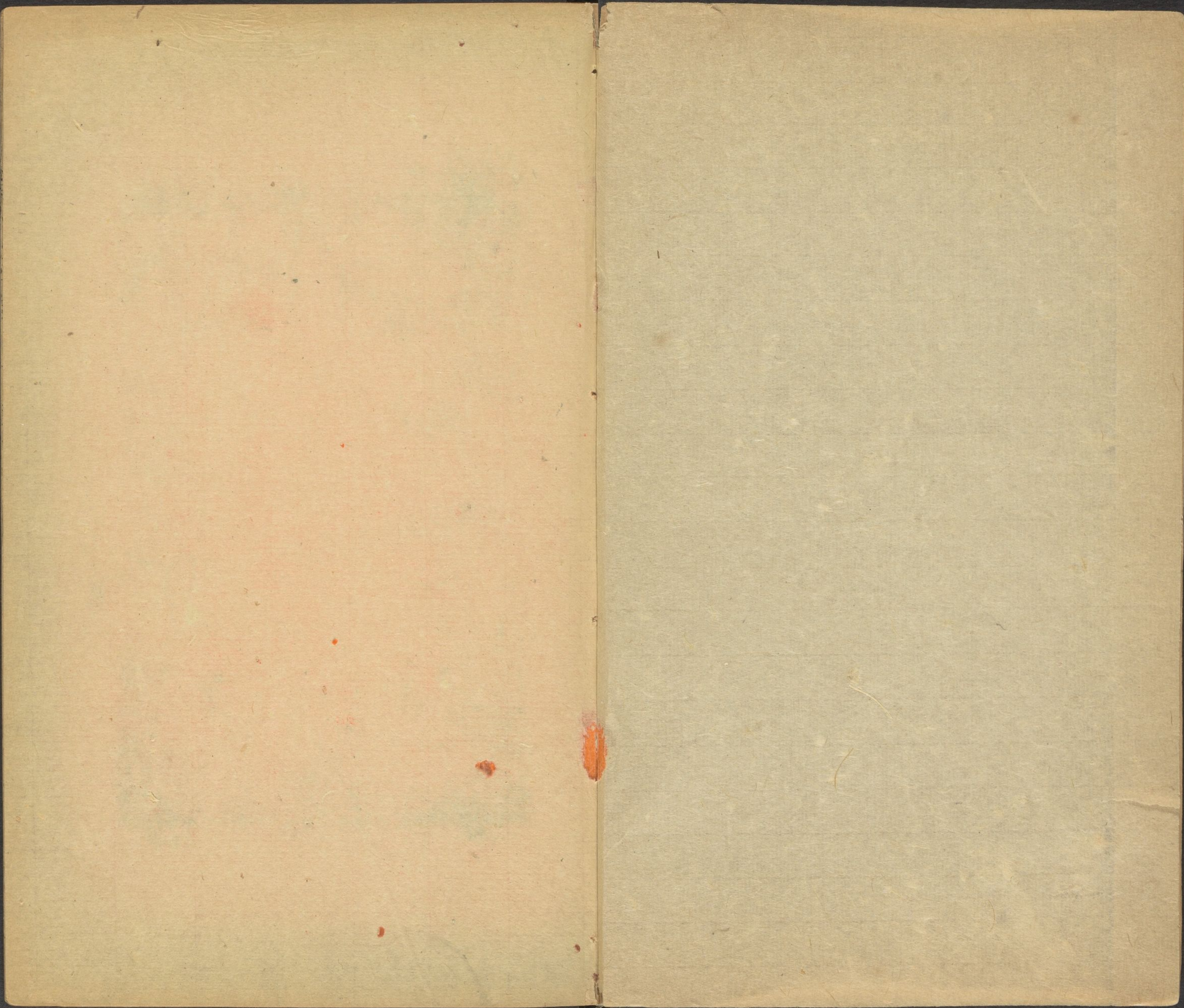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UG 11 1936

T 9100.0122





說郭目錄

身第三十九

揮塵錄 楊萬里

揮塵餘話 王清臣

避暑漫抄 陸游

南唐近事 鄭文寶

洞微志 錢希白

該聞錄 李畧

從駕記 陳隨隱

東巡記 趙彥衛

青溪寇軌 翁方勺

集內是泊宅翁方勺翁當連工

英藩可錄 張萬賢

闕

裨塵錄

宋 王清臣

仁宗不寶玉帶

李和文遺事云仁宗嘗服美玉帶侍臣皆注目上還宮語內侍曰侍臣目帶不已何邪對曰未嘗見此奇異者上曰當解以遺虜主左右皆曰此天下至寶賜外夷可惜上曰天下以人安為寶此何足惜臣下皆呼萬歲

欲封夫子為帝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北齊顯祖高祥晉陽公李元忠南齊竟陵王蕭子良  
隋長孫覽俱謚文宣王孔子蓋出四謚之後大中祥  
符元年始加玄聖二字後避聖祖諱易爲至聖熙寧  
中欲加謚至神元聖帝禮官李邦直以謂夫子周臣  
也周室諸君止稱王執以爲不可卒從其議

避諱易姓

太上皇帝中興之初蜀中有大族犯御名之嫌者而  
遊宦參差不齊倉卒之間各易其姓仍其字而更其  
音者勾濤是也加金字者鈞光祖是也加絲字者鈞

紡是也加草頭者苟諶是也改爲句者句思是也增  
而爲句龍者如淵是也繇是拆爲數家累世之後昏  
姻將不復別文潞公自云敬暉之後以國初翼祖諱  
而改今有苟氏子孫與文氏所云相同蓋本一族亦  
是仕于南北失於相照與此相類

泐襲之誤

崇寧中以王荆公配宣聖亞兗公而居鄒公之上故  
遷鄒于兗之次靖康初詔黜荆公但昇塑像不復移  
鄒公于舊位至今天下庠序悉兗鄒並列而虛右雖

後來重建者率皆沿襲而竟不能革也

### 古印章

亡友薛叔器家有關內侯印甚奇古後攷之魏建安二十三年嘗置此名也又友人家有盪虜將軍章及明清有橫武將軍印皆不可攷伯氏有新遷長印後考前漢書乃新室嘗以上蔡爲新遷也又友人家有睦子家丞印乃睦郡名既王之子家丞秩甚卑然篆文印樣皆出諸印右嘗搜得之或云亦王莽時印畢少董家有雍未央姓名見於急就章

### 告身著形貌

本朝及五代以來吏部給初出身官告身不惟著歲數兼說形貌如云長身品紫棠色有髭髯大眼面有若干痕記或云短小無髭眼小面癢痕之類以防僞冒至元豐改官制始除之靖康之亂衣冠南渡承襲僞冒盜名字者多矣不可稽攷乃知舊制不爲無意也

### 潮

姚寬令威明清先友也著西溪殘語考古今事最爲

詳備其間一條云舊於會稽得一石碑論海水依附

陰陽時刻極有理不知其誰氏復恐遺失故載之觀

古今諸家海潮之說多矣或謂天河激湧葛洪潮說亦云

地機翁張見洞真正一經盧以肇日激水而潮生封演云月

周天而潮應挺空入漢山湧而濤隨施師謂僧隱之之言析木

大梁月行而水大見寶叔蒙濤志水源殊派無所適從索隱

探微宜申確論大中祥符九年冬奉詔按察嶺外嘗

經合浦郡廉州沿南溟而臨海康雷州歷陵水化州涉恩平

恩州往南海廣州迨由龍川惠州抵潮陽潮州泊出守會稽越州

移蒞句章明州是以上諸郡皆沿海濱朝夕觀望潮汐

之候者有日矣復以是求之刻漏窵之消息謂進退也十

年用心頗有準的大率元氣嘘吸天隨氣而漲歛溟

渤往來潮順天而進退者也以日者重陽之母陰生

於陽故潮附之於日也月者太陽之精水者陰氣故

潮依之於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盈於

朔望消於朏魄於上下弦息於輝朏朔而日見東方故潮有

大小焉今起月朔半夜子時潮平於地之子位四刻

一十六分半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

二分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過月望復  
東行潮附日而又西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  
分半日月潮水亦俱復會於子位於是知潮當附日  
而右旋以月臨子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必進矣  
或遲速消息又少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於時期矣  
或問曰四海潮平來皆有漸惟浙江濤至則亘如山  
岳奮如雷霆水岸橫飛雪崖傍峙澎騰奔激勢可畏  
也其激怒之理可得聞乎曰或云夾岸有山南曰赭  
北曰龕二山相對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為濤耳

若言岸狹勢逼則東溟自定海

縣名屬四明郡

吞餘姚奉化

二江

江以縣為名一屬會稽一隸四明

侔之浙江尤甚狹逼潮來不

聞濤有聲耳今觀浙江之口起自纂風停

地名屬會稽

北

望嘉興大山

屬秀州

水濶二百餘里故海商船舶怖於

江渾

徒旱切

惟泛餘姚小江小江易舟而浮運河達于

杭越矣蓋以下有沙渾南北亘之隔礙洪波蹙遏潮

勢夫月離震兌它潮已生惟浙江水未消月經巽乾

潮來稍遲濁浪推滯後水溢來於是溢於沙渾猛怒

頓湧聲勢激射故起而為濤耳非江山狹逼使之然



也宜哉令威以該洽聞於時恨不能知其人明清心  
謂必精博之人後以真宗實錄考之大中祥符九年  
以燕肅爲廣東提點刑獄遂取兩朝史燕公實錄傳  
觀之果嘗自知越州移明州卷末又云嘗著海潮旨  
並行于世則知爲燕無疑

### 降王舊臣修書

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其郡臣或宣怨言太宗盡收  
用之寘之館閣使修群書如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太  
平廣記之類廣其卷帙厚其廩祿贍給以役其心多  
卒老於文字之間云

### 帝學權輿

仁帝卽位方十歲章獻明肅太后臨朝章獻素多知  
謀分命儒臣馮章靖元孫宣公奭宋宣獻綬等采摭  
歷代君臣事跡爲觀文覽古一書祖宗故事爲三朝  
寶訓十卷每卷十事又纂郊祀儀仗爲鹵簿旨三十  
卷詔翰林待詔高克明等繪畫之極爲精妙叙事于  
左令傅姆輩日夕侍上展玩之解釋誘進鏤版于禁  
中元豐末哲宗以九歲登極或有以其事啓于宣仁

聖烈皇后者亦命取版摹印做此爲帝學之權輿分  
賜近臣及館職

### 赤脚仙人

章懿李后初在側微事章獻明肅章聖過閣中欲盥  
手后捧洗而前上悅其膚色玉耀與之言后奏昨夕  
忽夢一羽衣之士跣足從空而下云來爲汝子時上  
未有嗣聞之大喜當爲汝成之是夕召幸有娠明年  
誕育昭陵幼年每穿履襪卽令脫去嘗跣步禁掖宮  
中皆呼爲赤脚仙人蓋古之得道李君也

### 高宗卧處龍珥

宣和中諸王燕于禁中高宗困于酒倦甚小憇幄次  
徽宗忽詢康王何往左右告以故徽宗幸其所視之  
甫入卽返驚愕默然內侍請於上上云適揭簾之次  
但見金龍丈餘蜿蜒榻上所以亟出久之云天命也  
繇是異待焉

### 慎刑

高宗嘗語呂熙浩云朕在宮中每天下奏獄案至莫  
不熟閱再三求生路有至夜分卿可以此意戒刑寺

官凡欲治獄切當留心勿草草熙浩再拜贊卽以上  
旨諭之

溫公得人心

司馬溫公元豐末來京師都人疊足聚觀卽以相公  
目之馬至於不能行謁時相於私第市人登樹騎屋  
窺瞰人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所願識司馬相公之  
風采耳呵叱不退屋瓦爲之碎樹枝爲之折一時得  
人之心如此

蔡元長南遷

蔡元長旣南遷中路有旨取有所寵姬慕容邢者三  
人以金人指名來索也元長作詩以別云爲愛桃花  
三樹紅年年歲歲惹春風如今去逐他人手誰復尊  
前念老翁初元長之竄也道中市食飲之類問知蔡  
氏皆不肯售至於詬罵無所不道州縣吏爲驅逐稍  
息元長轎中獨歎曰京失人心一至於此至潭州作  
詞曰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無家如今流落向天  
涯夢到瑤池闕下玉殿五回命相形庭幾度宣麻止  
因貪此戀榮華便有如今事也後數月卒門人呂川

卞老醜錢葬之

碑工辭刻黨人碑

九江碑工李仲寧刻字甚工黃太史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碑姓名呼使仲寧仲寧曰小人家舊貧屢止因開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煖今日以爲姦不忍下手議之者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

蘇叔黨榮遇

宣和中蘇叔黨游京師寓居景泰寺僧房忽見快行家者同一轎至傳旨宣名亟令登車叔黨不知所以然不敢拒纔入則以物障其前不見路頂上以小涼傘蔽之二人肩之其疾如飛約行十餘里抵一修廊內侍一人自上而下引之升一小殿中上已先坐披黃背子頂青玉冠宮女環侍莫知其數勿敢仰窺始知爲崇高莫大之居時當六月積水如山噴香若霧寒不可忍俯仰之間不可名狀起居畢上喻云聞卿是蘇載之子善畫窠石適有素壁欲煩一掃非有他故也黨再拜承命然後落筆湏臾而成上起身縱觀

賞歎再三命宮人奉賜醇酒一鍾錫賚極渥拜謝而  
下復循廊間登小輿而出亦不知經從所歷何地但  
歸來如夢復如痴也不問各處事

揮塵餘話

宋 王清臣

永昌陵

永昌陵卜吉命司天監苗昌裔相地西洛既覆土昌  
裔引董役內侍王繼恩登山嶺周覽形勢謂繼恩云  
太祖之後當再有天下繼恩默識之太宗大漸繼恩  
乃與叅知政事李昌齡樞密趙鎔知制誥胡旦布衣  
潘闓謀立太祖之孫惟吉適洩其機呂正惠時爲上  
宰鎖繼恩而迎其宗于南衙卽帝位繼恩等尋悉誅

竄前人已嘗記之熙寧中昌齡之孫逢登進士第以能賦擅名一時吳伯固編三元衡鑑祭九河爲一者是也逢素聞其家語與方士李士寧醫劉育熒惑宗世居共謀不軌旋皆敗歿詳見國史靖康末趙子崧守陳州子崧先在郡中剽竊此說至是適天下大亂二聖北狩與門人傅亮等歃血爲盟以倖非常傳檄有云藝祖造曆千齡而符景運皇天祐宋六葉而生眇躬繼知高宗已濟大河惶懼歸命遣其妻弟陳良翰奉表勸進高宗羅致元帥幙中興後亟欲大用會與大將辛道宗爭功宗得其檄文進之詔置獄京口究治得情高宗震怒然不欲暴其事以他罪竄子崧于嶺外此與夏賀良赤精子之言劉歆易名以應符讖何以異哉豈知接千歲之統皇帝自有真邪

符兆

高宗建炎二年冬自建康避狄幸浙東初渡錢唐至蕭山有列拜於道側者揭其前云宗室趙不衰以下起居上大喜顧左右曰符兆如是吾無慮焉詔不衰進秩三等是行雖涉海往返然天下自此大定矣不

衰卽善俊之父此與太宗征河東宋犍之祥一也是  
時選御舟篙工又有趙立畢勝之讖

### 阜陵中選

紹興壬子詔掌太宗正事安定郡王令時訪求宗室  
伯子號七歲以下者十人入宮備選十人中又選二  
人焉一肥一癯廼畱肥而遣癯賜銀三百兩以謝之  
未及出思陵忽云更子細觀之廼令二人叉手並立  
忽一猫走前肥者以足踢之上曰此猫偶爾而過何  
爲遽踢之輕易如此安能任重耶卽逐肥者癯者乃

阜陵也肥者名伯

### 平楚樓

張邦昌僭位國號大楚其坐罪始謫昭化軍節度副  
使潭州安置旣抵貶所寓居於郡中天寧寺寺有平  
楚樓取唐沈傳師目傷平楚虞帝魂之句也朝廷遣  
殿中侍御史馬伸賜死讀詔畢張徘徊退避不忍自  
盡執事者趣迫登樓張仰首急覩二字長歎就縊

### 秦熈

秦熈本王暎孽子暎妻鄭氏達夫之女暎繇婦家而

早達鄭氏怙執而妒熈旣誕卽逐其所生以熈爲檜  
之乞子檜之任中司虜拘北去夫婦偕行獨畱熈與  
檜之夫人伯父王仲疑豐父子恃驕而傲每凌侮之  
其後檜用事親黨遍躋要途獨豐每以叅議官處之

避暑漫抄

宋 陸游

上西幸蜀祿山以車輦樂器及歌舞衣服迫脅樂工  
牽引犀象驅掠舞馬盡入洛陽復散於河北向時之  
盛掃地而盡矣洎肅宗克復方散求於人間其後歸  
於京師者十無一二初祿山至東都大設聲樂揣幽  
燕戎王番胡酋長多未之見因誑之曰吾當有天下  
大象自南海奔走而至見吾必拜舞鳥獸尚知天命  
有所歸何況人乎於是左右引象來至則瞪目憤怒



略無拜舞者祿山大懷慚怒命置於檻穽中以烈火  
焚之以刀槩俾壯士乘高投之洞中胷臆血流數丈  
鷹人樂工見者無不掩泣

蕭瑀嘗因宴太宗謂近臣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  
酒時長孫無忌房玄齡相顧未言瑀引手取盃帝問  
曰卿有何說瑀對曰臣是梁朝天子兒隋室皇后弟  
唐朝左僕射天子親家翁太宗撫掌極歡而罷

安祿山敗史思明繼逆至東都遇櫻桃熟其子在河  
北欲寄遺之因作詩同去詩曰櫻桃一籠子半赤半

已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至詩成皆贊美之曰明  
公此詩大佳若能言一半周至一半懷王卽與黃字  
聲勢稍穩思明大怒曰我兒豈可居周至之下周卽  
其傳也

元和初達官與中外之親爲婚者先已涉溱洧之譏  
就禮之夕儉相則有清河張仲素宗室李程女家索  
催妝詩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程久  
之乃悟曰張九張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群客大笑  
李福妻裴氏性妬忌姬侍甚多福未嘗敢屬意鎮滑

臺日有以女奴獻之者福意欲私之而未果一日乘  
間言於妻曰某官已至節度使矣然所指使者率不  
過老僕夫人待某無乃薄乎裴曰然不知公意所屬  
何人卽指所獻女奴裴許諾爾後不過執衣侍膳未  
嘗得一繾綣福又囑妻之左右曰設夫人沐髮必遽  
來報我旣而果有以沐髮來告者福卽言腹痛且召  
其女奴旣往左右以裴方沐不可遽已卽告以福所  
疾裴以爲信然遽出髮盆中跣問福所苦旣業以疾  
爲言卽若不可忍狀裴極憂之由是以藥投童溺中  
進之明日監軍使及將校悉來候問福卽具以告之  
因曰一事無成固當有分所苦者虛咽一甌溺耳聞  
者莫不大笑

咸通中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輩流雖不能託  
諷諭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緇黃講  
誦畢次及優倡爲戲可及褒衣博帶攝齊升座稱三  
教論衡偶坐者問曰旣言博通三教釋伽如來是何  
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敷坐而坐  
非婦人何須夫坐而後兒坐也上爲之啓齒又曰太

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非婦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悅又問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非婦人奚待嫁爲上意極歡賜予頗厚漢以孝廉取士而袁本初曹孟德皆舉孝廉唐重進士而黃巢屢舉進士科目之不足據也如此

張巡之守睢陽玄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感人食竭以絺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紙和之而意氣自如其謝加金吾表曰想娥眉之碧峯豫遊西蜀追緣耳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地戮辱黎元羶臊闕庭震驚陵廟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勵將士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受圍如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裏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詩曰峇堯試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星月

近戰苦陣雲深旦夕高樓上遙聞吹笛吟

逆胡將亂於中原梁朝誌公大師有語曰兩角女子綠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兩角女子安字綠者祿字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敗亡

張易之行成之族孫則天臨朝太平公主引其弟昌宗入待昌宗薦易之器用過臣卽令召見俱承辟陽之寵右補闕朱敬則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嗜欲之情愚智皆同惟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則前聖格言也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

是矣近聞尚食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候祥自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充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溢于朝聽臣愚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絲百段唐史舊章詳載斯語父子兄弟君臣薦進獻納如此亦可謂之穢史矣

唐文皇旣以武功平隋亂又以文德致太平於篇詠尤其所好如曰昔乘疋馬去今驅萬乘來詞氣壯偉固人所膾炙又嘗觀其過舊宅詩曰新豐停翠輦譙

遊覽湖海  
邑駐鳴笳一朝辭此去四海遂成家蓋其詩語與功  
烈真相副也

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跡爲僧一日遊方遇黃蘗  
禪師同行因觀瀑布黃蘗曰我詠此得一聯而下韻  
不接宣宗曰當爲續成之黃蘗云千巖萬壑不辭勞  
遠看初知出處高宣宗續云溪澗豈能畱得住終歸  
大海作波濤其後竟踐大位兆先見於此詩矣然自  
宣宗以後接懿僖之時海內遂不靖則作波濤之語  
豈非識耶

李煜歸朝後鬱鬱不樂見於詞語在賜第七夕命故  
妓作樂聞於外太宗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併坐  
之遂被禍龍衮江南錄云李國主小周后隨後主歸  
朝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入輒數日出必  
大泣罵後主聲聞于外後主多宛轉避之又韓玉汝  
家有李國主歸朝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  
只以眼淚洗面

李芳儀江南國主李景女也納土後在京師初嫁供  
奉官孫某爲武疆都監爲遼中聖宗所獲封芳儀生

公主一人趙至忠虞部自北虜歸明嘗仕遼爲翰林  
學士修國史著虜庭雜記載其事時晁補之爲北都  
教官覽其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云金陵  
宮殿春霏微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  
五年來粉黛稀滿堂詩酒皆詞客奪錦揮毫在瑤席  
後庭一曲風景改收淚臨江悲故國令公獻籍朝未  
央勅書築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織室供奉一官奔  
武疆秦淮瀚水鍾山樹塞北江南易懷土雙燕清秋  
夢栢梁吹落天涯猶竝羽相隨未是斷腸悲黃河應  
有却還時寧知翻手明朝事咫尺山河不可期倉皇  
三鼓滹沱岸良人白馬今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薄  
命如雲信流轉芳儀加我名字新教歌遣舞不由人  
採朱拾翠衣常好深紅暗盡驚胡塵陰山射虎邊風  
急嘈雜琵琶酒闌泣無言數徧天河星只有南箕近  
鄉邑當年千指渡江來千指不知身獨衰中原骨肉  
又零落黃鵠寄意何當回生男自有四方志女子那  
知出門事君不見李陵椎髻泣窮邊丈夫漂泊猶堪  
憐江州廬山真風觀李主有國日施財修之刊姓氏

遊畧漫抄  
于石有太寧公主永禧公主皆李景女不知芳儀者孰是也

李煜在國微行娼家遇一僧張席煜遂爲不速之客僧酒令謳吟吹彈莫不高了見煜明俊醞藉契合相愛重煜乘醉大書右壁曰淺斟低唱偎紅倚翠大師鴛鴦寺主傳持風流教法久之僧擁妓之屏帷煜徐步而出僧妓竟不知煜嘗密諭徐鉉鉉言於所親焉李後主嘗買一硯山徑長纜踰尺前聳三十六峯皆大猶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爲硯及江南國破硯山因流轉數十人家爲米老元章得後米老之歸丹陽也念將十宅又未就而蘇仲恭學士之弟號稱好事有甘露寺下竝江一古基多群木唐晉人所居時米欲得宅而蘇覬得硯於是王彥昭侍郎兄弟與登北固共爲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米後號海嶽菴者是也硯山藏蘇氏未幾索入九禁矣  
慈聖光獻曹后佐佑仁廟定策立英宗神宗乃本朝后妃盛德之至者也其在父母家時與群女共爲撚錢之戲而后一錢輒獨旋轉盤中凡三日方止及晚

通鑑纂要  
歲疾病急顧左右問此爲何日左右對以十月二十日實太祖大忌日也后頷之乃自語曰只此日去只此日去免煩他百官蓋謂不欲別日立忌使百官有司有奉慰行香之勞也遂以是日崩今人學道號超脫非常一旦於死生之際未必能達后之始終若此豈非天人乎

神廟當宁慨然興大有爲之志欲問西北二虜罪一日被金甲詣慈壽宮見太皇太后曰娘娘臣著此好否后迎笑曰汝甲甚好也雖然使汝至衣此等物則國家何堪矣神廟默然心服遂卸金甲

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鑄一碑立于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勅有司自後時享及新天子卽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是年秋享禮官奏請如勅上詣室前再拜陞階獨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餘皆遠立庭中黃門驗封啟鑰先入焚香明燭揭幔亟走出階下不敢仰視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復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後列聖相承皆踵故事歲時伏



通鑑纂要  
九  
謁恭讀如儀不敢漏泄雖腹心大臣如趙韓王王魏  
公韓魏公富鄭公王荆公文潞公司馬溫公呂許公  
申公皆天下重望累朝最所倚任亦不知也靖康之  
變犬戎入廟悉取禮樂祭祀諸法物而去門皆洞開  
人得縱觀碑止高七八尺濶四尺餘誓詞三行一云  
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  
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  
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後建炎中曹勛自虜中回太上寄語云祖宗誓碑在  
太廟恐今天子不及知云云

政和初上始躬攬權綱不欲付諸大臣因述藝祖故  
事御馬親巡大內諸司至內後拱宸門之左對後苑  
東門有一庫無名號但謂之苑東門庫乃貯毒藥之  
所也外官一負共監之皆二廣川蜀每三歲一貢藥  
有七等野葛胡蔓皆預鳩猶在第三其上者鼻嗅之  
立死於是親筆爲詔謂取會到本庫稱自建隆以來  
不曾有文遣此皆前代用以殺不廷之臣藉使臣下  
果有不赦之罪當明正典刑豈宜用此可罷其貢廢

其庫將見在毒藥焚棄瘞于遠郊仍表識之母令牛  
畜犯焉嗚呼上聖至仁大哉堯舜之用心也

林中書彥振摠氣宇軒昂有王陵之少戇罷政事去  
不得意寓揚州喪其偶久之忽於几筵座上時見形  
飲食言語如平生狀仍決責奴婢甚苦彥振徐察非  
是乃微伺其蹤則掘地得大穴破之羅捕六七老狐  
中一狐尤毫而白且解人語言向彥振求哀曰幸毋  
見殺必厚報彥振弗顧悉命殺之迄無他

朝奉郎劉均國言侍其父吏部公罷宮成都行李中  
水銀一篋偶過溪渡篋塞遽脫急求不獲卽攬取渡  
傍叢草塞之而渡至都久之偶欲未用傾之不出而  
斤重如故也破篋視之盡成黃金矣國初征澤潞時  
軍士於澤中鎌取馬草晚歸鎌刃透成金色或以草  
然釜底亦成黃金焉又臨安僧法堅言有歛客經於  
潛山中見一蛇其腹脹甚蜿蜒草中徐遇一草便嚙  
破以腹就磨頃之脹消如故蛇去客念此草必消漲  
毒之藥取置篋中夜宿旅邸鄰房有過客方呻吟牀  
第間客就訊之云爲腹脹所苦卽取藥就釜煎一杯

湯飲之頃之不復聞聲意謂良已至曉但聞鄰房滴水聲呼其人不復應卽起燭燈視之則其人血肉俱化爲水獨遺骸臥牀急挈裝而逃至明主人視之了不測其何爲至此及潔釜炊飯則釜通體成金乃密瘞其骸旣久經赦客至邸語其事方傳外人也

張守一爲大理少卿平反拆獄死囚出免者甚多後有白頭老人詣前拜謝曰某非生人明公所出死囚之父也無以報德儻有防身之求或能致耳俄有詔賜脯城中縱觀守一見士人家女甚美悅之計無從

出試呼前鬼問曰能爲我致否曰此易事然不得久纔可七日而已遂營靜處設帷帳有頃而至女驚曰此何處守一及鬼在傍給云此是天上因與欸昵情愛甚切至七日鬼復掩其目送還守一私覘女家云女郎卒中惡不識人七日而醒  
有神降於鄭浚家吟詩曰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得蓮花渾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  
富彥國在青社河北大飢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寘之道左空冢中而去後歸鄉過此冢欲取其骨

遊暑漫抄  
則兒尚活肥健於未棄時冢中有大蟾蜍如半輪氣  
咻然意見兒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自爾遂不食  
年六七歲肌理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示小兒醫  
張荆筐張曰物之能螫燕蛇蝦蟆之類是也能螫則  
不食不食則壽千歲若聽其不食不娶則仙道也父  
喜攜去今不知所在

秦會之有十客曹冠以塾師爲門客王會以婦弟爲  
親客吳蓋以愛婿爲嬌客施全以割刃爲刺客李季  
以章醮爲羽客龔釜以治產爲莊客丁禩以通家爲

狎客曹詠以獻計取林一飛還子爲說客郭知運以  
離婚爲逐客初止有此九客耳秦旣死葬於建康有  
蜀人史叔夜者懷雞黍孳生芻號慟墓前其家大喜  
因厚遺之於是謂之弔客以足十客之數

嶺表或見異物自空而下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  
散人中之卽病謂之瘴母海邊時有鬼市半夜而合  
鷄鳴而散人從之多得異物

宣政宮中用龍涎沉腦屑和蠟爲燭兩行列數百枝  
豔明而香溢鈞天所無也南渡後久絕此惟太后回

鑿沙漠復值稱壽上極天下之養用宣政故事然僅  
列數十炬太后陽若不聞上奉卮問此燭頗愜聖意  
否后曰爾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諸閣亦然上因后  
起更衣微謂憲聖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貴

南唐近事

宋 江表鄭文寶

烈祖輔吳之初未踰強仕元勳碩望足以鎮時靖亂  
然當時同立功如朱瑾李德誠朱延壽劉信張崇柴  
再同周本劉金張宣崔太初劉威韋建王綰等皆握  
強兵分守方面由是朝廷用意牢籠終以跋扈爲慮  
上雖至仁長厚猶以爲非老成無以彈壓遂服藥變  
其髭鬚一夕成霜洎曆數有歸讓皇內禪諸藩入覲  
竟無異圖

南唐近事  
烈祖嘗晝寢夢一黃龍繚繞殿檻鱗甲炳煥照耀庭  
宇殆非常狀逼而視之蜿蜒如故上旣寤使視前殿  
卽齊王凭檻而立偵上之安否問其至止時刻及視  
向背皆符所夢上曰天意諄諄信非偶爾成吾家事  
其惟此子乎旬月之間遂正儲位齊王卽元宗居藩  
日所封之爵也

江都縣大廳相傳云陰有鬼物所據前政令長升之  
者必爲瓦礫所擲或中夜之後毀去案硯或家人暴  
疾遺火不常斯邑皆相承居小廳蒞事始獲小康江  
夢孫聞之嘗憤其說然夢孫儒行正直衆所推服無  
何自祕書郎出宰是邑下車之日升正廳受賀訖向  
夜具香案端笏當中而坐誦周易一遍明日如常理  
事篋爾無聞自始來至終考莫覩恠異後之爲政者  
皆飲其惠焉

金陵城北有湖周迴十數里幕府雞籠二山環其西  
鐘阜蔣山諸峰聳其左名園勝境掩映如畫六朝舊  
跡多出其間每歲菱藕罟網之利不下數十千建康  
實錄所謂玄武湖是也一日諸閣老待漏朝堂語及

南唐近事 二  
林泉之事坐間馮謐因舉玄宗賜賀鑿三百里鏡湖  
信爲盛事又曰予非敢望此但賜後湖亦暢予平生  
也吏部徐鉉怡聲而對曰主上尊賢待士常若不及  
豈惜一後湖所乏者知章爾馮有大慚色

朱鞏侍郎童蒙日在廣陵入學其師甚嚴每朝午歸  
餐指景爲約其時不至當行檟楚朱雖稟師之命然  
常爲里巷中一惡犬當道過輒嗥吠鞏乃整衣望犬  
再拜祈之曰幸無齧我早入學中免爲夫子笞責精  
誠所至涕泗交流犬亦狂吠不顧是夕犬暴卒于室

處士史虛白北海人也清太中客遊江表卜居于潯  
陽落星灣遂有終焉之志容貌恢廓高尚不仕嘗對  
客奕棋旁令學徒四五輩各秉紙筆先定題目或爲  
書啟表章或詩賦碑頌隨口而書握管者略不停綴  
數食之間衆製皆就雖不精絕然詞彩磊落旨趣流  
暢亦一代不羈之才也晚節放達好乘雙犢板轅挂  
酒壺於車上山童總角負瓢以隨往來廬阜之間任  
意所適當時朝士咸所推仰保大末淮甸未寧割江  
之際虛白乃爲割江賦以諷曰舟車有限汭汀島以

俱閑魚鼈無知尚交游而不止又賦隱士詩云風雨  
揭却屋。渾家醉不知。其譏刺時政率皆類此元宗南  
幸道由蠡澤虛白鶴髦杖藜謁鑾輅於江左元宗駐  
蹕存問頒之穀帛又知其嗜酒別賜御醞數壺以厚  
其意也他日病將終謂其子曰皇上賜吾上樽飲之  
略盡固留一榼藏之於家待吾死日殮以時服置拄  
杖一條及此酒於棺中葬之足矣四時慎勿享奠有  
益勞費何利死者吾當不歆矣洎卒家人一遵遺命  
而其子頓絕時祀每因節序必修奠訖焚紙緡於靈  
座紙皆不化用意焚之火則自滅遂不復更祭奠矣  
嚴續相公歌姬唐鎬給事通犀帶皆一代之尤物也  
唐有慕姬之色嚴有欲帶之心因雨夜相第有呼盧  
之會唐適預焉嚴命出妓解帶較勝於一擲舉座屏  
氣觀其得失六骰數巡唐彩大勝唐乃酌酒命美人  
歌一曲以別相君宴罷拉而偕去相君悵然遣之  
昇元初許文武百僚觀內藏隨意取金帛盡重載而  
去惟蔣廷翊獨持一縑還家餘無所取士君子以是  
而多之終尚書郎



南唐通事  
鍾謨性聰敏多記問奏疏理論穎脫時輩自禮部侍郎聘周忤旨左授耀州典午盛夏之月自周徂秦每見道旁古碑必駐馬歷覽皆默識或止郵亭命筆繕寫一日之行不過數里而已又見一圭首豐碑制度甚廣約其詞旨不下數千餘字臥諸荒塹之中半爲水潦所淹無由披讀謨欣然解衣游泳塹中以手捫揣默記其文志諸紙墨他日徵還重經是路天久不雨無復沈碑之泉乃發笥得舊錄本就灑較之無一字差誤

馮謐總戎廣陵爲周師所陷乃削髮披緇以給周人將圖間道南歸爲識者所擒送至行在時鍾謨亦使周人或譏之曰昔日旌旗擁出坐籌之將今朝毛髮化爲行腳之僧世宗甚悅因釋罪歸之終中書侍郎賈崇自統軍拜使相鎮江都周師未及境盡焚其井邑棄壘而渡元宗引見於便殿責其奔潰之由且曰朝野謂卿爲賈尉遲朕甚賴卿一旦敵兵未至棄甲宵遁何施面目至此耶崇扣首具陳舒元旣叛大軍失律城孤氣寡無數旅之兵以禦要害雖真尉遲亦

南唐近事 五  
無所施其勇臣當孥戮惟陛下裁之以忤旨釋罪長  
流撫州

元宗少躋大位天性謙謹每接臣下恭慎威儀動循  
禮法雖布素僚友無以加也一日御小殿欲道服見  
諸學士必先遣中使數使宣諭或訢以小苦巾裹不  
及冠褐可乎常日宋齊丘爲子嵩李建勳爲史館皆  
不之名也君臣之間待遇之禮率類於此

沈彬長者有詩名保大中以尚書郎致仕閒居于江  
西之高安三吳侯伯多餉粟帛嘗荷杖郊原手植一

樹於平野之間召諸子戒曰異日葬吾此地違之者  
非人子也居數年彬終諸子將起墳於植樹之所尋  
有術士語以吉凶事近樹北數尺之地卜葬家人諾  
之是夕諸子咸夢家君訶責擅移墓地復違吾言禍  
其至矣詰朝乃依遺命伐樹掘土深丈餘得一石椁  
工用精妙光潔可鑿蓋上刊八篆字云開成二年壽  
椁一所乃舉棺就椁而葬之廣狹之間皆中其度彬  
第二子道者亦能爲詩以色絲繫銅佛像長寸餘懸  
于襟上衣道服辟穀隆冬盛夏惟單褐布裙跣足日

南唐通事 六  
日馳數百里狂率嗜酒罕接人事多往來玉筍浮雲  
二山林棲野宿不常厥居至今尚在南中人多識之  
位崇文以舊德殊勲位崇台衮巨鎮名藩節制逮之  
坐鎮浮競出入三朝喜愠莫形世推名將臨武昌日  
閱兵於蹴鞠場武昌廳有古屋百餘間久經霖雨一  
旦而頽出乎不意聲聞數里左右色動心恐惟崇文  
拈縱點閱安詳如故亦無所顧問

何教洙善彈射性勇決微時爲鄂帥李簡家僮李性  
嚴毅果於殺戮左右給使之人小有過愆鮮獲全宥  
何嘗因薄暮與同輩戲於小廳下有蒼頭取李公所  
愛硯擊于手中謂諸鐘曰誰敢破此何時餘酣乘興  
厲色而應曰死生有命吾敢碎之乃擲硯于石階之  
上鏗然毀裂羣豎迸散無敢觀者翊日李衙退視事  
責碎硯之由主者具以實對李極怒卽命擒何以至  
死不旋踵矣李之夫人素賢明知何有奇相每曰異  
日當極貴至是匿何後堂中旬浹之間李怒未解夫  
人亦不敢救一日李獨坐小廳有一烏申喙向李而  
噪其聲甚厲李惡之遂拂衣往後園池亭中烏亦隨

南唐近事 七  
其所之叫噪不已命家人多方驅逐略無去意李性  
既褊急怪怒愈甚顧左右曰何敬洙善彈亟召來能  
斃此畜當釋爾罪何應召而至注丸挾彈精誠中激  
應弦斃之李佳賞至再遂捨其罪洎成立擢爲小校  
以軍功累建旌鉞建隆初自江西移鎮鄂渚下車之  
日小亭中復見一鳥顧何而鳴何曰昔日全吾之命  
得非爾乎乃取食物自置諸掌鳥翻然而下食何掌  
中其後何位至中書令守太師致仕功算崇極時莫  
與比靈禽之應豈徒然哉

馮僎卽刑部尚書謚之子也舉進士初年少衆譽籍  
籍以爲平折丹桂秋賦之間僎一夕夢登崇孝寺幡  
刹極高處打方響先是徐幼文能圓夢遂詣徐請圓  
之徐曰雖有聲價至下地洎來春僎俄成名於侍郎  
韓熙載榜下或有責徐之言謬者徐曰誠如吾語後  
當知之放榜數日中書奏主司取十不當遂追榜御  
試馮果覆落

鄧匡圖爲海州刺史有野客潘辰謁之鄧不甚禮遇  
館於外廐忽一日鄧命潘觀獵近郊鄧妻因詣廐中

覬展棲泊之所弊榻莞席竹籠而已籠中有錫彈丸  
二枚其他一無所有艾夜展從禽歸啟籠之際忽爲  
嘆駭之聲且曰定爲婦人所觸幸吾朝來攝其光鋌  
不爾斷婦人頸久矣圍人異之乃聞於鄧鄧詰其由  
室家具以實告鄧頗驚異遂召潘升堂屏左右曰先  
生其有劔術乎潘曰素所習之鄧曰願先生陳其所  
妙使某拭目一觀可乎潘曰何不可也明日公當齋  
戒三日擇近郊平曠之地可試吾術鄧如其約至期  
命潘聯鑣而出至城東其始潘自懷袖中出二彈丸  
置掌中俄有氣兩條如白虹之狀微微出指端須臾  
上接於天若風雨之聲當空而轉又繞鄧之頸左盤  
右旋千餘匝其勢奔掣其聲錚鏗雖震電迅雷無以  
加也鄧據案危坐喪精禠魄雨汗浹體莫知已身之  
所從乃稽首祈謝曰先生神術固已知矣幸攝其威  
靈無相見怖潘笑舉一手二白氣復貫掌中若雲霧  
之乍收數食間復爲二錫彈丸矣鄧自此禮遇彌厚  
表薦於烈祖納焉其後欲傳之於人一夕夢其師怒  
辰擅洩靈術傳非其人陰奪其法旣寤不復能劔矣

尋病終於紫極宮臨終上言乞桐棺葬於近地後當尸解上從之使中貴人護葬於金波園至保大中元宗命親信發塚觀之骸骨尚在迄無異焉

進士黃可字不可孤寒朴野深於雅道詩句中多用驢字如獻高侍郎詩云天下傳將舞馬賦門前迎得跨驢賓之類又嘗謁舍人潘佑潘教服槐子云豐肌卻老明且潘公趨朝天階未曙見槐樹煙霧中有人若猿狙之狀追而視之卽可也惟問其故乃擁條而謝曰昨蒙明公教服槐子法故今日齋戒而掇之潘大噓而去

孫晟爲尙書郎上賜一宅在鳳臺山西岡壠之間徙居之日羣公萃止韓熙載見其門卑巷陋謂孫曰湫隘若此豈稱爲相第耶舉座莫喻其旨明年孫拜御史大夫旬日之間果正台席昇元格盜物直三緡者處極法廬陵村落間有豪民暑雨初霽曝衣篋于庭中失新潔衾服衣少許計其資直不下數十千居廬僻遠人罕經行唯一貧人隣垣而已周訪蹤狀必爲隣人盜之乃訴于邑邑白郡

郡命吏按驗歸罪于貧人詐服爲盜詰其賊卽言散鬻于市蓋不勝擄掠也赴法之日冤聲動人長吏察其詞色似非盜者未卽刑戮遂具案聞於朝廷烈祖命員外郎蕭儼覆之儼持法明辯甚有理聲受命之日乃絕葷茹齊戒理棹冥禱神祇晝夜兼行佇雪冤枉至郡之日索案詳約始末迄無他狀儼是夕復焚香于庭稽首冥禱願降儼戒將行大辟翊日天氣融和忽有雷雨自西北起至失物之家震死一牛盡剖其腹腹中得所失衣物乃是爲牛所噉猶未消潰遂赦貧民而儼驟獲大用

諫議大夫張義方命道士陳友合還丹於牛頭山頻年未就會義方邁疾將卒恨不成九轉之功一旦命子弟發丹竈竈下有巨虺火吻錦鱗蜿蜒其間若爲神物護持乃取丹自餌一粒瘡痂而終當時識者以爲氣未盡服之陰者不壽也

劉仁贍鎮壽春用師堅壘三載感而不降一夕愛子泛舟於敵境艾夜爲小校所擒疑有叛志請于贍贍將行軍法監軍使憮救不廻復使馳告其夫人夫人

曰某郎妾最小子携提愛育情若不及柰軍法至重不可私也名義至大不可虧也苟屈公議使劉氏之門有不忠之名妾與令公何顏以見三軍遂促令斬之然後成其喪禮戰士無不墮淚

高越燕人也將舉進士文價藹然器宇森挺時人無出其右者鄂帥李公賢之待以殊禮將妻以愛女越竊諭其意因題鷹一絕書于屋壁云雪爪星眸衆鳥歸摩天專待振毛衣虞人莫謾張羅網未肯平原淺草飛遂不告而去後爲范陽王盧文納之爲壻與王

南歸烈祖累居清顯終禮部侍郎與江文蔚俱以詞賦著名故江南士人言體物者以江高爲稱首焉朱匡業劉存忠雖無勲略然以宿舊嚴整皆處環衛之長劉彥貞壽陽旣敗我師屢北京師危之元宗臨軒盱食問其守禦之方匡業對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遂忤旨流撫州存忠在側贊美匡業之言不已流饒州

韓寅亮渥之子也嘗爲子言渥捐館之日溫陵帥聞其家藏箱笥頗多而緘鐫甚密人罕見者意其必有



珍翫使親信發觀惟得燒殘龍鳳燭金縷紅巾百餘條蠟淚尚新巾香猶鬱有老僕泫然而言曰公爲學士日常視草金鑿內殿深夜方還翰苑當時皆宮妓秉燭炬以送公悉藏之自西京之亂得罪南遷十不存一二矣余卅歲延平家有老尼嘗說斯事與寅亮之言頗同尼卽渥之妾云耳

張易爲太弟賓客方雅真率而好乘醉凌人時論憚之嘗侍宴昭愛宮儲后持所愛玉杯親酌易酒捧翫勤至有不顧之色易張目排座抗音而讓曰殿下輕人重器不止虧損至德恐乖聖人慈儉之旨言訖碎玉杯于殿柱一座失色儲后避席而謝之

廬山九天使者廟有道士忘其姓名體貌魁偉飲嚼酒肉有兼人之量晚節服餌丹砂躁於沖舉魏王之鎮潯陽也郡齋有雙鶴因風所飄憇于道館迴翔嘹唳若自天降道士且驚且喜焚香端簡前瞻雲霓自謂當赴上天之召命山童控而乘之羽儀清弱莫勝其載毛傷背折血洒庭除仰按久之是夕皆斃翌日馴養者詰知其狀訴于公府王不之罪處士陳沆聞

之爲絕句以諷云啗肉先生欲上昇黃雲踏破紫雲  
崩龍腰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借大鵬

慶王茂元宗第二子也雅言俊德宗室罕倫未冠而  
薨上深軫悼每顧侍臣曰子夏喪明不爲異也或對  
曰臣聞仁而不壽仙經所謂鍊形於太陰之中然慶  
王必將侍三后於三清友王喬於玉除伏望少寢矜  
念上滋然焉

烈祖輔吳將有禪讓之事人情尚懷彼此一二不樂  
周宗請之上曰吾夜夢爲人引劍斷吾之頸意所惡  
之宗遽下階拜賀曰當策立耳居數日而內禪

王曾爲當塗宰頗以資產爲務會部民連狀訴主簿  
貪賄于縣尹曾乃判曰汝雖打草吾已虵驚爲好事  
者口實焉

鄧亞文高安鄉野之人也烈祖時自尚書郎拜青陽  
令升廳就案而食自謂尊顯彌極還語兒子輩云當  
思爲學自致煙霄吾爲百里之長聲鼓喫飯腦後接  
筆此吾稽古之力也

宋齊丘微時目者相之曰君貴不可說然亞夫下獄

之相君實有之位極之日當早引退庶幾保全齊丘  
登相位數載致仕復以大司徒就徵保大未坐陳覺  
謀干記事乃餓死于青陽

元宗幼學之年馮權常給使左右上深所親倖每日  
我富貴之日爲爾置銀靴焉保大初聽政之暇命親  
王及東宮舊僚擊鞠歡極頒賚有等語及前事卽日  
賜銀三十斤以代銀靴權遂命工鍛靴穿焉人皆哂  
之

元宗嗣位之初春秋尚盛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略無  
虛日常乘醉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唯  
歌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上旣悟覆杯  
大懌厚賜金帛以旌敢言上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  
句固不當有銜壁之辱也翌日罷諸懽宴留心庶事  
圖閩吊楚幾致治平

常夢錫爲翰林學士剛直不附貴近側目或謂曰公  
罷直私門何以爲樂常曰垂幃痛飲面壁而已蓋馮  
魏擅權之際也

周業爲左街使信州刺史本之子也與劉郎素有隙

劉郎長公主  
婿時爲禁帥

無何昇元中金陵告災業方潛飲人家  
醉不能起有聞上者上顧親信施仁望曰率衛士十  
人詣災所見其馳救則釋不然就戮于牀仁望既往  
亟使召業家語之業大怖衣女子服奔見仁望仁望  
怒之洎火息復命至使殿門會劉郎先至亦將白災  
事仁望揣劉意不能蔽業又懼與之偕罪計出舍卒  
遽排劉越次見上曰火不爲災業誠如聖旨上曰戮  
之乎仁望曰業父本方臨敵境臣未敢即時奉詔上  
撫几大悅曰幾誤我事仁望自此大獲獎用業乃全

恕

陳誨嗜鴿馴養千餘隻誨自南劔牧拜建州觀察使  
去郡前一月羣鴿先之富沙舊所無子遺矣又嘗因  
早衙有一鴿投誨之懷袖中爲鷹鷂所擊故也誨感  
之自是不復食鴿矣

章齊一爲道士滑稽無度善於嘲毀倡里樂籍多稱  
其詞長曰齊二次曰齊三保大中任樂坊判官一旦  
暴疾齊一齟舌而終

女冠耿先生烏爪玉貌甚有道術獲寵於元宗將誕

南唐近事 十一  
前三日謂左右曰我子非常產之夕當有異及他夕果震雷繞室大雨河傾半夜雷止耿身不復孕左右莫知所產將子亦隨失矣

陳繼善自江寧尹拜少傅致仕富於資產性鄙屑別墅林池未嘗暫適既不嗜學又杜絕賓客惟自荷一鋤理小圃成畦以真珠之餘顆若種蔬狀布土壤之間記顆俯拾周而復始以此爲樂焉

烈祖鎮建業日義祖薨于廣陵致意將有奔喪之計康王已下諸公子謂周宗曰幸聞兄長家國多事宜

抑情損禮無勞西渡也宗度王似非本意堅請報簡示信於烈祖康王以怒遽爲詞宗袖中出筆復爲左右取紙得故茗紙貼乞年札康王不獲已而札曰幸就東府舉哀多壘之秋二兄無以奔喪爲念也明年烈祖朝覲廣陵康王及諸公子果執上手大慟誣上不以臨喪爲意詛讓百端冀動物聽上因出王所書以示之王靦顏而已

兵部尚書杜業任樞密有權變足機會兵賦民藉指之掌中其妻張氏妬悍尤急室絕婢妾業憚之如事

嚴親烈祖嘗命元皇后召張至內庭誠之曰業位望通顯得置妾媵何拘忌如此豈婦道所宜耶張雪涕而言曰業本狂生遭逢始運多壘之初陛下所藉者駑馬未竭耳而又早衰多病縱之必貽其患將誤于任使耳烈祖聞之大加獎嘆以銀盆綵段賞之烈祖輔吳四方多壘雖一騎一卒必加姑息然羣校多從禽聚飲近野或搔擾民庶上欲糾之以法而方藉其材力思得酌中之計問於嚴求求曰無煩繩之易絕耳請敕泰興海鹽諸縣罷採鷹鷄可不令而止

烈祖從其計朞月之間禁校無復游墟落者

嚴求微時爲陽邑吏陽宰器之待以賓禮每日卿當自愛他日極人臣之位吾不復見卿之貴幸以遺孤留意朞年嚴亟登公輔宰歿旣久其子理遺命候謁嚴門嚴贈擔石束帛而已其子慊懷而退嚴不甚顧密遣家人賫黃金數十斤伺于逆旅間謝之曰非陽宰之子乎相君使奉金以備行李又薦一官地宅僕馬畢爲之置其子他日及門致謝嚴曰聊以報尊府君平昔之遇耳一見後終身謝絕焉

烈祖輔吳日與諸侯會射延賓亭劉信擊牙注矢揖  
擬四座小校孫漢威疑不利于上忽引身障烈祖以  
已當之上自此益加寵遇位至待中九江帥

劉信攻南康終月不下義祖譴信使者而杖之詈曰  
語劉信要背卽背何疑之甚也信聞命大怖并力急  
攻次宿而下凱旋之日師至新林浦犒錫不至亦無  
所存勞他日謁見義祖命諸元勳爲六博之戲以紓  
前意信酒酣掬六骰于手曰令公疑信欲背者傾西  
江之水終難自滌不負公當一擲徧赤誠如前旨則

衆彩而已信當自拘不煩刑吏耳義祖免釋不暇投  
之於盆六子皆赤義祖賞其精誠昭感復待以忠貞  
焉

李建勳鎮臨川方與僚屬會飲郡齋有送九江帥周  
宗書至者訴以赴鎮日近器用儀注或闕求輟于臨  
川李無復報簡但乘醉大批其書一絕云偶罷阿衡  
來此郡。固無閒物可應官。憑君爲報羣胥道。莫作循  
州刺史看。

趙王李德誠鎮江西有日者自稱世人貴賤一見輒

南唐近事 十九  
分王使女妓數人與其妻滕國君同妝梳服飾偕立  
庭中請辨良賤客俯躬而進曰國君頭上有黃雲羣  
妓不覺皆仰首日者曰此是國君也王悅而遣之  
陳覺微時爲宋齊丘之客及爲兵部侍郎也其妻李  
氏妬悍親執尼爨不置妾媵齊丘選姿首之婢三人  
與之李亦無難色奉侍三婢若舅姑禮問其故李曰  
此令公寵倖之人見之若面令公何敢倨慢三婢旣  
不自安求還宋第李笑而許之  
馮延巳鎮臨川聞朝議巳有除替一夕夢通舌生毛

翊日有僧解之曰毛生古間不可剃也相公其未替  
乎旬日之間果已寢命

張洎計偕之歲爲閏師燕王冀所薦首謁韓熙載韓  
一見待之如故謂曰子好一中書舍人頃之韓主文  
洎擢第不十年果主綸闈之任

進士李冠子善吹中管妙絕當代上饒郡公嘗聞於  
元宗上甚欲召對屬淮甸多故盤桓朞月戎務日繁  
竟不獲見出關日李建勳贈一絕云韻如古澗長流  
水怨似秋枝欲斷蟬。可惜人間容易聽。新聲不到御



樓前。

鍾傅鎮江西日客有以覆射之法求謁傅以曆日包一橘致袖中使射之客口占一歌以揭之云太歲當頭立諸神莫敢當其中有一物常帶洞庭香

程員舉進士將逼試夜夢烏衣吏及門告員曰君與王倫廖衢陳度魏清並已及第員夢中驚喜理服馳馬詣省門見楊遂張觀會頭立街中謂曰榜在雞行何忽至此員悵然而覺祕不敢言其年考功員外郎張祕權知貢舉果放楊遂等三人員輩卒無徵應旣

夏內降御札尙慮遺賢命張洎舍人取所試詩賦就中書重定務在精選洎果取員等五人附來春別榜及第明年歲在癸酉也

李德來任大理少卿持法甚峻忌刻便佞時號李猫兒本無學術詐稱博聞每呼馬爲韓盧樂工爲伶倫諂佞爲蹇諤以此貽譏於世

木平和尙不知何許人也保大初徵至闕下傾都瞻禮闐咽里巷金帛之施日積數萬常出入宮禁中他日從上登百尺樓上曰新建此樓制度佳否木平曰

尤宜望火上初不喻其旨居數歲木平卒淮甸大擾  
自壽陽置烽堠以應龍安山旦夕上多登覽以瞻動  
靜又上最鍾愛慶王王初幼學上問壽命幾何木平  
曰郎君聰明哲智預知六十年事壽當七十是歲疾  
終年十七蓋反語以對之也

李徵古宜春人也少時賤遊嘗宿同郡潘長史家是  
夜潘妻夢門前有儀注鞍馬擁劍鎗錄衙隊約二百  
人或坐或立且云太守在此洎見乃寓宿秀才覺後  
言于潘曰此客非常人也妾來晨略見餞酒一鐘贈

之金柅腕曰郎君他日富貴慎勿相忘李不可知也  
來年至京一舉成名不二十年自樞密副使除本州  
刺史離闕日元宗賜內庫酒二百瓶

韓熙載放曠不稽所得俸錢卽爲諸姬分去乃著衲  
衣負筐令門生舒雅執手板于諸姬院乞食以爲笑  
樂使中國作詩云我本江北人去作江南客舟到江  
北來舉目無相識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

陶穀學士奉使恃上國勢下視江左辭色毅然不可  
犯韓熙載命妓秦弱蘭詐爲驛卒女每日弊衣持帚

南唐遺事  
埽地陶悅之與狎因贈一詞名風光好云好因緣惡  
因緣只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  
音少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明日後主設宴陶辭  
色如前乃命弱蘭歌此詞勸酒陶大沮卽日北歸  
韓熙載北人仕江南致位通顯不防閑婢妾有北齊  
徐之才風侍兒往往私客客賦詩有云最是五更留  
不住向人枕畔著衣裳之句熙載亦不介意

洞微志

宋 錢希白

太平興國李守忠爲承旨奉使南方過海至瓊州界  
道逢一翁自稱楊遐舉年八十一邀守忠詣所居見  
其父曰叔連年一百二十二又見其祖曰宋卿年一  
百九十五語次見梁上一鷄窠中有一小兒頭下視  
宋卿曰此吾前代祖也不語不食不知其年朔望取  
下子孫列拜而已

顯德中齊州有人病狂每唱歌曰蹈陽春人間二月

洞微志  
雨和塵陽春踏盡秋風起腸斷人間白髮人又歌曰  
五雲華蓋晚玲瓏天府由來汝腑中惆悵此情言不  
盡一丸蘿蔔火吾宮後遇一道士作法治之云每見  
一紅衣小女引入宮殿皆多紅名紫州小姑令道士  
曰此正犯天喪毒女郎心神小姑脾神也按醫紅蘿  
蔔治麵毒故曰火吾宮卽以藥兼蘿蔔食之其疾遂  
愈

有術士於腕間出彈子三丸皆五色叱令變卽化雙  
燕飛騰上下又令變卽化二小劍交擊須臾復爲丸  
入腕

汴都之南百餘里有周令公墓墓前一石人能爲怪  
人或過之多稱魯校書或云石押衙  
僧便聰於五臺將還京師寺有老僧寄以書其上題  
云東京城北尋勃賀分付僧竊啓封視之云度衆僧  
畢早來苟更强住却恐造業復封之乃至京尋訪不  
見其人一日五丈河側見一小兒逐一大猪名勃賀  
僧問之云屠者趙氏之子能引羣猪令不亂遂愛婆  
荷故以名僧試呼其名以書投之猪遂食其書人立

而化僧徑之五臺訪老僧亦化去矣

虞部郎中周仁得監永豐倉有通謁者進士呂中及見之十歲小兒出一啓爲贄仁得讀之有莊周之壑已空孔緒之車初適仁得問孔氏之車出何書乃厲聲呼仁得父祖名化爲大鼠入倉而去

盧多遜未第時面極黑有相告曰此名敗土色貴卽明閏復來必多災多遜歷貴仕面色甚瑩將敗數日忽暗黑如故

有人喜食野物捕鴉鷄之未毛者以油塗之復至窠中至大不毛取食號爲鴉牠後其妻產一物正如其狀

該聞錄

宋人李畧

唐路丞相隨父必從渾瑊會平涼爲虜所執死焉隨方在嬰襁中迨十歲母謂隨曰汝還識汝父不隨嗚咽無言母曰視汝眉目宛若父之眉目隨遂覽照觀之殞絕于地後終身不復臨鏡與夫曾參父嗜羊棗而參終身不食同矣豈非孝之純乎世有朝感而暮悅貌慘而心泰者其類甚衆噫斯孝之妄者豈獨孝乎忠亦有之

龍圖閣待制唐公肅文行淵雅蒞政有清識之譽先  
與濟陽丁相同舉進士爲三益友後官各顯著居水  
櫃街與濟陽宅相對一日朝廷自金陵召濟陽入議  
有弼諧之命唐遂遷居州北避之畋往謁唐公認其  
由唐曰謂之丁相字入卽大拜權勢日隆若數與之  
往還事涉依附或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暮歲  
濟陽因妖誣事黜降嶺表畋復謁唐公公曰果有是  
日丁之才術實天與之乃唐李贊皇之流蓋動多而  
靜少任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可以總家庶若得太  
祖朝趙中令呂丞相居其上則丁之用不私位不危  
也至哉言乎

開寶中神泉縣令張某者新到官外以廉潔自矜內  
則貪黷自奉其例甚多一日自榜縣門云某月某日  
是知縣生日告示門內與給事諸色人不得有輒獻  
送有一曹吏與衆議曰宰君明言生辰日意令我輩  
知也言不得獻送是也衆曰然至日各持縑獻之命  
曰續壽衣宰一無所拒感領而已復告之曰後月某  
日是縣君生日更莫將來無不唾者得之於神泉進

言問金  
士黃鳳時王岳以鷺鷥詩諷之云飛來疑是鶴下處  
却尋魚最爲中的

畋生於丑門昌西橋所居之南舊有一宅高敞虛闐  
人不可居每至昏瞑間於堂壁之下有聲漸起若銅  
鈴之響或四或五繚繞宇內至曉始息先考好接士  
徧訪人問其故時有焦道士曰妖祥之興本由陰陽  
五行之氣相剋減而然也凡二氣相搏爲聲此必因  
沴氣畜在一隅故成妖爾謂徧室中屋壁狹隘之處  
俾其開豁虛明發泄滯氣然後復新其壁先考如其

言果妖不復作畋自幼誌之後有朋友凶宅者以此  
傳之皆驗

范丞相質常言驢馬駒子行有先後屬詰廐吏言俱  
可驗蓋上旬駒生者行在母前中旬生者行與母並  
下旬生者行在母後每驗之皆不繆質曰是含靈之  
類悉稟五行之氣馴至之道得於自然至於魚龍異  
淵沼虎兕居藪穴分行列於鴻鴈辨尊卑於蠶螿蠢  
動猶然而况於人乎其有逆天之理矯性之分其大  
者則爲亂臣賊子曾禽獸之不如也



從駕記

宋 陳隨隱

孟亨駕出則軍器庫御酒庫御廚祇候庫儀鸞司御藥院從物前導騏驎院馬引從舍人內外諸司庫務官繼之前驅親從左右各二十一人控隴親從三百十四沿路喝贊舍人二文武左右各八都下親從如其數閣門宣贊捧駕頭於馬上乃太祖卽位所坐香木爲之金飾四足隨其角前小偃織藤帛之至則迎駕者起居引駕主首左右各五人閣門提點御史臺

諸房副承直御椅子簿書官閣門祗候金鎗銀鎗招  
箭東一至五西一至二茶酒等班環衛御帶內等子  
道遙子御輦院官御燎子翰林司官閣門覺察宣贊  
二人殿侍五十二快行如上數而殺其二御馬數十  
院官隨之警蹕八人殿侍執從物者十人行門往來  
禁衛內編排三十人知閣步帥行於中御龍直執從  
物者八十人引駕長八人祗候左右班各二十人殿  
前指揮使如上數各殺其六親方圍子二百四十人  
內殿直御龍直各二百崇政殿親從內外等子各如  
上數內等子十七人作內圍子王管殿司公事主管  
禁衛官押之燭籠兩行各六十人快行如初數行門  
二十四人擎輦六十人中仰天顏蓋二扇二挾輦殿  
前指揮使左右各二十四人內殿直如之挾輦御藥  
左右各二人插帶內外御帶倍上數帶御器械閣下  
官又倍之文武親從又各如前數篋一扇二左賢右  
戚乘馬從駕彈壓宮殿之行門以下舒腳幞頭大團  
花羅袍擊鞭編排小團花羅袍御龍直茶酒等班紅  
地方勝練鵲纈羅衫各塗金束帶控攏御馬左右直

執七寶素紅瑪瑙鞭各二擎硃紅水地戲珠龍杓子  
各一皂紗帽青地荷蓮纈羅衫塗金束帶文武親從  
貼錦帽紫寶相花大神衫銅革帶內外圍子皂紗帽  
紅地黃白獅子纈羅衫緋線羅背子塗金戲獅束帶  
前引從並姜牙帽三色纈衫銅帶親事官曲脚幞頭  
簇四金鵬袍塗金帶百官諸司並朝服阮秀實仰瞻  
聖駕詩云紫烟歛翠碧天長柳蔭旌旗午尚霜一朵  
彩雲擎瑞日光華盡在舜衣裳僧必萬云輕塵不動  
馬蹄催警蹕聲中聖輦來漢代威儀周禮樂太平天  
子拜香回若恭謝駕回圍於子內作樂添教坊東西  
班各三十六人丞相以下皆簪花姜夔云六軍文武  
浩如雲花簇頭冠樣樣新惟有至尊渾不帶盡分春  
色賜羣臣萬數簪花滿御街聖人先自景靈回不知  
後面花多少但見紅雲冉冉來潘耆云輦路安排看  
駕廻千官花壓帽簷垂君王不輟憂勤念玉貌還如  
未挿時鄧克中云輦路春風錦繡張裁紅剪綠鬪芬  
芳黃羅傘底瞻天表萬疊明霞捧太陽阮秀實云宮  
花密映帽簷新誤蝶疑蜂逐去塵自是近臣偏得賜

繡鞍扶上不勝春先臣云幸驟恭謝觀繁華馬上歸  
來戴御花老婦稚兒相顧問也頒春色到詩家

東巡記

宋 趙彥衛

台州臨海縣章安祥符寺法堂有高廟御坐寺僧師  
顏年八十餘矣能言東巡事云時年方十四事悟講  
王建炎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民間謹言天子航海  
東來泊金鰲山下二十八日平明有十六人皆衣戰  
袍步自金鰲入寺有黃領者坐頃之間寺有素食否  
時方修歲懺乃取炊餅五枚以進之食其三已又食  
其半悟講主復擲園蔬芼以薑鹽進之有旨取一內

人乃借民間小竹輿乘之以來立語良久復令登舟  
晚遂復幸金鰲凡留十四日始航海幸永嘉又留四  
十五日復航海幸金鰲又留八日忽聞六軍皆呼萬  
歲捷書至也於是航海由四明還紹興李正民侍郎  
乘桴錄云巳酉十二月五日車駕至四明十五日大  
雨遂登舟至定海十九日至昌國縣二十六日移舟  
之溫台自是連日南風舟行雖穩而日僅行數十里  
二十九日歲除庚戌正月二日北風稍勁晚泊台州  
港三日早至章安知台州晁公爲來上幸祥符寺從  
官迎拜于道左是日得餘杭把監官陳彥報人馬至  
縣迎擊乃退六日得張俊奏云二十八二十九日正  
月二日凡三遇敵殺傷相當八日張忠正奏云張俊  
出兵擊退虜騎十四日張俊自台州來十八日移舟  
離章安十九日晚雪雨又作二十日泊青澳門二十  
一日泊溫州港國史載此事皆在四年正月與顏言  
不合然今歲懺皆開歲乃修則顏所記誤耶金鰲蓋  
一獨峰坡陀鬱茂若鰲背然正與柵浦相對兩涘之  
間略辨牛馬東看海門雲飛波翻渺然無際山頂有

善齊寺與夫祥符塔院紹興三十二年始賜額先是  
有人題詩云牡蠣灘頭一艇橫夕陽多處待潮生與  
君不負登臨約同向金鼇背上行高廟覽之以爲詩  
識求其人不可得御坐一竹椅寺僧今別造以黃裳  
之壁間有詩云黃帽當年駕舳艫東浮鯨海出三吳  
中興事業風波惡好作君王坐右圖不著姓氏

青溪寇軌

泊宅翁方勺

宣和二年十月睦州青溪縣竭村居人方臘託左道  
以惑衆知縣事承議郎陳光不卽鉏治臘自號聖公  
改元永樂置偏裨將以巾飾爲別自紅巾而上凡六  
等無甲冑惟以鬼神詭秘事相扇搖數日聚惡少千  
餘焚民居掠金帛子女提點刑獄張苑通判州事葉  
居中不能招致欲盡殺乃已故賊得脅虜良民爲兵  
旬日有衆數萬十一月二十九日將領蔡遵與戰於

息坑死之遂陷青溪縣十二月四日陷睦州初七日  
天章閣待制歙守曾孝蘊以京東賊宋江等出青齊  
濟濮間有旨移知青社一宗室通判州事守禦無策  
十三日又陷歙州乘勢取桐廬新城富陽等縣二十  
九日進逼杭州知州事趙霆棄城走州卽陷節制直  
龍圖閣陳建廉訪使者趙約被害賊縱火六日官吏  
居民死者十三朝廷遣領樞密院童貫常德軍節度  
使譚稹二中貴率禁旅及京畿關右河東蕃漢兵制  
置江淮二漕明年正月二十四日賊將七佛引衆六

萬攻秀州統軍王子武聚兵與州民登城固守屬大  
兵至開門表裏合擊斬首九千築京觀五賊退據杭  
州二月七日前鋒至清河堰賊列陞以待王師水陸  
竝進戰六日斬賊二萬十八日再火官舍學宮府庫  
與僧民之居經夕不絕翌日宵遁大兵入城當是時  
少保劉延慶由江東入至宣州涇縣遇賊僞八大王  
斬五千級復歙州出賊背統制王稟王渙楊惟忠辛  
興宗自杭趨睦取睦州與江東兵合斬獲七百里生  
擒方臘及僞相方肥等妻印子毫二太子等凡五十

二人

亳二太子  
其子之號

於梓桐石穴中殺賊七萬招來老幼

四十餘萬復使歸業四月二十六日也餘黨走衢婺而蘭溪縣靈山賊朱言吳邦起應之據處州而越州剡縣魔賊仇道人台州仙居人呂師囊方品山賊陳十四公等起兵掠溫台諸縣四年三月討平之是役也用兵十五萬斬賊百餘萬自出師至凱旋凡四百五十日收杭睦歙處衢婺六州與五十二縣所殺平民不下二百萬始唐永徽四年睦州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婺州刺史崔義玄平之故梓桐相傳

有天子基萬年樓方臘因得憑藉以起又以沙門寶誌識記誘惑愚民而貧窮游手之徒相乘爲亂青溪爲睦大邑梓桐幫源等號山谷幽僻處東北趨睦西近歙民物繁庶有漆楮林木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江淞地勢迂險賊一旦焚蕩無一存者群黨據險以守因謂之洞而淞人安習太平不識兵革一聞金鼓聲則斂手聽命不逞小民徃徃反爲賊鄉導劫富室殺官吏士人以徼利渠魁未授首間所掠婦女自洞逃出俛而雉經於林中者由湯崑榴樹嶺一帶凡八



十五里九村山谷相望不知其數會稽進士沈傑嘗  
部民深入賊境新覩其事爲余言賊之始末因稽合  
衆論摭其實著于篇青溪知縣陳光旣坐不治賊就  
戮朝廷改睦爲嚴州歙爲徽州青溪界至歙州路皆  
鳥道縈紆兩旁峭壁萬仞僅通單車方臘之亂曾待  
制出守但以兩崖上駐兵防遏下瞰來路雖虺蜮之  
微皆可數賊亦不敢犯境宋江擾京東曾公移守青  
社掌兵者以霧毒爲辭移屯山谷間州遂陷  
後漢張角張熒輩託天師道陵爲遠祖立祭酒治病

使人出米五斗而病遂愈謂之五斗米道至其滋盛  
則剽劫州縣無所不爲其流至今喫菜事魔夜聚曉  
散者是也凡魔拜必北向以張角實起於北方觀其  
拜足以知其所宗原其平時不飲酒食肉甘枯槁趨  
靜默若有志於爲善者然男女無別不事耕織衣食  
無所得敗務攘敎以挺亂其可不早辨之乎有以其  
疑似難識欲痛繩之恐其滋蔓因置而不問馴致禍  
變則陳光之於方臘是也有舍法令一切弗問但魔  
迹稍露則使屬邑盡驅之死地務絕其本源肅清境

內而此曹急則據邑聚而反則越守劉韜之於仇賊是也

仇破劍縣新昌上虞凡三縣

此風日煽殆未易察也始知能

上體國禁之嚴下念愚民之無辜迷入於此道不急不怠銷患於冥冥之中者良有司也

容齋逸史曰甚哉小人患得患失貽禍之深也初元祐間宣仁太后臨朝天下大政事皆太后與二三大臣議可而行時雖天下稱治哲宗內弗平也一旦太后崩方欲悉反其政以攄宿憤而小人揣知上旨遂引呂武爲喻上益惑焉明年改元紹聖而熙豐群邪

彙進矣是後天下監司牧守無非時宰私人所在貪墨民不聊生迨徽廟繼統蔡京父子欲固其位乃倡豐亨豫大之說以恣蠱惑童貫遂開造作局于蘇杭以制御器又引吳人朱勔進花石媚上上心旣侈歲加增焉舳艫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舟揭所貢暴其上篙師柁工倚勢貪橫凌轢州縣道路以目其尤重者漕河弗能運則取道於海每遇風濤則人船皆沒枉死無算江南數十郡深山幽谷搜剔殆遍或有奇石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

取之必得乃止程限慘刻無間寒暑士庶之家一石  
一木稍堪玩者卽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牝覆之指  
爲御物又不卽取因使護視微不謹則重譴隨之及  
啓行必發屋徹墻以出由是人有一物小異共指爲  
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遠民預是役者多鬻田宅子女  
以供其須思亂者益衆初方臘生而數有妖異一日  
臨溪顧影自見其冠服如王者由此自負遂託左道  
以惑衆縣境梓桐幫源諸洞皆落山谷幽險處民物  
繁夥有漆楮松杉之饒商賈輻輳臘有漆園造作局  
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會花石綱之擾遂因民不  
忍陰取貧乏游手之徒賑恤結納之衆心旣歸乃椎  
牛醜酒召惡少之尤者百餘人會飲酒數行臘起曰  
天下國家本同一理今有子弟耕織終歲勞苦少有  
粟帛父兄悉取而靡蕩之稍不如意則鞭笞酷虐至  
死弗恤於汝甘乎皆曰不能臘曰靡蕩之餘又悉舉  
而奉之仇讐仇讐賴我之資益以富實反見侵侮則  
使子弟應之子弟力弗能支則譴責無所不至然歲  
奉仇讐之物初不以侵侮廢也於汝甘乎皆曰安有

此理臘涕泣曰今賦役繁重官吏侵漁農桑不足以  
供應吾儕所賴爲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無錙  
銖遺夫天生烝民樹之司牧本以養民也乃暴虐如  
是天人之心能無慍乎且聲色狗馬土木禱祠甲兵  
花石糜費之外歲賂西北二虜銀絹以百萬計皆吾  
東南赤子膏血也二虜得此益輕中國歲歲侵擾不  
已朝廷奉之不敢廢宰相以爲安邊之長策也獨吾  
民終歲勤動妻子凍餒求一日飽食不可得諸君以  
爲何如皆憤憤曰惟命臘曰三十年來元老舊臣既  
死殆盡當軸者皆齷齪邪佞之徒但知以聲色土木  
淫蠱上心耳朝廷大政事一切弗恤也在外監司牧  
守亦皆貪鄙成風不以地方爲意東南之民苦於剝  
削久矣近歲花石之擾尤所弗堪諸君若能仗義而  
起四方必聞風響應旬日之間萬衆可集守臣聞之  
固將招徠商議未便申奏我以計縻之延滯一兩月  
江南列郡可一鼓下也朝廷得報亦未能決策發兵  
計其遷延集議亦須月餘調集兵食非半年不可是  
我起兵已首尾期月矣此時當已大定無足慮也况

西北二虜歲幣百萬朝廷軍國經費千萬多出東南  
我旣據有江表必將酷取於中原中原不堪必生內  
變二虜聞之亦將乘機而入腹背受敵雖有伊呂不  
能爲之謀也我但畫江而守輕徭薄賦以寬民力四  
方孰不斂衽來朝十年之間終當混一矣不然徒死  
于貪吏耳諸君其籌之皆曰善遂部署其衆千餘人  
以誅朱勔爲名見官吏公使人皆殺之民方苦於侵  
漁果所在響應數日有衆十萬遂連陷郡縣數十衆  
始自萬四方大震時朝廷方約女直夾攻契丹取燕

雲地兵食皆已調集待命適聞臘起遂以童貫爲江  
淮荆淝宣撫使移師南下臘不虞如是速也貫至蘇  
州始承認罷造作局及御前綱運并木石彩色等場  
前至秀州累敗賊鋒追至幫源洞賊尙二十餘萬與  
官軍力戰而敗深據巖穴爲三窟諸將莫知所入韓  
蘄王世忠時爲王淵禪將潛行谿谷問野婦得徑卽  
挺身直前度險數重搏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  
遂併取臘妻子符印及方肥等其黨皆潰前後所戕  
人命數百萬江南由是凋瘵不復昔日之十一矣迨

建炎南渡經費多端愈益窮困不可復支向非臘之  
耗亂江淮二淵公私克實南渡後或可藉爲恢復之  
資亦未可知也噫臘之耗亂可哀也已然所以致是  
者誰歟泊宅翁之志寇軌也蘄王猶未知名故略之  
且時宰猶多在朝臘黨陰謀語多忌諱亦削不載吾  
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司民者

喫菜事魔法禁甚嚴有犯者家人雖不知情亦流遠  
方財產半給告人餘皆沒官而近時事者益衆始自  
福建流至溫州遂及二淵睦州方臘之亂其徒處處

相煽而起聞其法斷葷酒不事神佛祖先不會賓客  
死則袒葬方歛盡飾衣冠其徒使二人坐于尸傍其  
一問曰來時有冠否則答曰無遂去其冠次問衣履  
逐一去之以至于盡乃曰來時何有曰有包衣則以  
布囊盛尸焉云事後致富小人無識不知絕酒肉葷  
祭厚葬自能積財也又始投其黨有甚貧者衆率財  
以助積微以至於小康矣凡出入經過不必相識黨  
人皆館穀焉凡物用之無間謂爲一家故有無礙被  
之說以是誘惑其衆其魁謂之魔王右者謂之魔母

各有誘化且望人出四十九錢於魔公處燒香魔母  
則聚所得緡錢以時納於魔王歲獲不貲云亦誦金  
剛經取以色見我爲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  
爲真佛其說不經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則以無字  
連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釋俗訛以魔爲麻謂其魁爲  
麻黃或云易魔王之名也其初授法設誓甚重然以  
張角爲祖雖死於湯鑊終不敢言角字傳言何執中  
守官台州州獲事魔之人勸鞠久不能得或云何處  
州龍泉人其鄉邑多有事者必能察其虛實乃委之

窮究何以雜物百數問能識其名則非是云

角其間餘皆名之至角則不言遂決其獄如

元

先喪葬之類已害風俗而又謂人生爲苦若殺之是  
救其苦也謂之度人度人多者則可成佛故結集旣  
衆乘亂而起日嗜殺人最爲大患尤憎惡釋氏蓋以  
不殺與之爲戾耳但禁令大嚴罕有告者株連旣廣  
又當籍沒全家流放與死爲等必協力同心以舉官  
事不敢按反致增多也

